捆仙索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捆仙索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淮安周木齋先生，名寅，善書嗜飲，疏狂不羈，性最喜豢蛇，床第藩溷中，無不蜿蜒拳曲，相處為常。夏日先生怯暖，兩臂所盤者蛇，腰際所圍者蛇，赤足插甕中者亦蛇也。否則膚燥欲裂，襟煩若燒，寢食不安矣。如有惡賓過訪，先生談而厭之，撮口一呼，蛇岔至，蠕蠕然，蠢蠢然，縷縷修修然，登案繞榻。客狂呼大奔，往往有驚破膽者。

先生尤喜作狹斜遊，然膩粉粗釵，從無許可。間有稍稍雅潔者，亦不過藏鉤賭杖，博酒筵歡，而絕不訂情。時同游眾名士咸有嬖昵，先生每于花前月下笑人之式愚，而炫己之善守。眾因此妒嫉，思設迷局以困之，而未得其法。一日同集於鸞情鳳想室，先生適為人家書碑版，未踐約。妖姬環坐，笙管嗷嘈，眾乘間告諸姬曰：「汝等豔冶，均為北里魁首，色藝既絕，辭令亦工，當道王孫少年無不受蛊惑，周木齋亦猶是人耳，並非鐵心石腸，何獨無法使彼香澤迷心，一旦失足，博我輩捧腹耶？」諸姬聞之，皆服其有操持，不能媚之使墮落。時末座一姬陳阿轉字雙魚，乃鹽阜新來者，聞之獨以為不難。眾睨其姿僅中人，而嫵媚中獨有一種清氣，至弦索謳歈亦不能跨諸姬上，輕之，以為妄。姬微嗔，益自信。眾戲之曰：「子如真能迷木齋一夕魂銷，我輩當醵二百金為汝脫火坑。」姬稽首謝，慨然曰：「君等丈夫，量不食言，容婢子獨居一室，十日不見客，管教木齋夢魂顛倒耳。倘叨福蔭得踐所言，當祇領雅貺拔我風塵。」眾曰：「若所言不應，亦當受罰否？」姬曰：「如謬，請罰婢子十日宴。」眾曰：「諾。」而木齋不知也。

姬於次日齋沐，卸濃妝，閉繡闥，灑掃臥室，清無點塵，滿屋俚書劣畫一例刪除，終日焚香枯坐如塑。姬母本鹽城老妓也，曾授以捆仙索蠱法，姬不忍為之。自與眾名士約，潛於床後辟一笏乾淨地，搦筆劃木齋小像，略得神似，訪其生辰甲子，同黏於壁，以繡針七根釘之，因熒熒點孤檠。夜靜披髮禹步，對之拜，呼其名。甫六七日，先生家

居即神搖魄蕩，淫念纏心。每夕輒夢至一處，與美人聚首，談詩詞，論書法，無不當行。醒而異之，私告所契，咸不能測。至十日，先生更坐臥無寧處，往挈友人去訪翠。一連三四家，皆俚惡，不能得歡心、慰綺念。尾至鸞情鳳想室，諸姬咸至，獨不見雙魚。一一問訊，皆非其偶。客問曰：「君法眼亦太高耳，豈真巫山洛水仙子，始為雅伴耶？」曰：「吾亦不自解，但一見若輩，殊不生憐，反為惹厭。」因問：「諸豔豈盡於此乎？」曰：「尚有新來雙魚，終日趺坐學觀音，待拉之來見高人，或有緣耳。」須臾姬果姍姍在門外，亂頭粗服，秋水瑩瑩。入見先生，凝娣多時，始約略問姓氏，無多言。先生見姬，則私衷大驚詫，蓋姬即夢中所見者也。客對姬盛誇先生人品書法，舉世無雙。姬聞之，即襝衽拜曰：「婢子昔在海國，即聞先生名，何圖於此處獲瞻雅範，私衷慶倖，何可名言？」

先生大喜，即欲偎姬坐，姬遠遠危立，終不能近。問姬香巢，曰「咫尺耳。」先生欲一瞻顧，言己，即起微步，心已急而足已忙矣。姬攔止之曰：「公高人也，下顧賤廬，何可草草？容婢子先去焚香掃地，再迎玉趾。」先生不得已，諭即去。炊許，先生不能制止，即奔入，大駭，則室又夢中游也。見其清潔生虛白，陳設更安妥，毫無奩具，僅列法帖數卷，和茗甌睡鴨而已。問：「四壁何絕無懸掛？」曰：「言之真令人齒冷，婢子頑傲平生，惟愛公法書入骨髓，屢求不得，以致四壁如洗，絕少排場耳。」先生立即遣僕市金箋宣楮，為姬書楹聯、條幅、斗方、雅箑十數件。每一走筆，姬輒辨其源曰：「何神似蔡家父子也。」先生大呼，以為知己。倏忽，新月上，先生勉強興辭，姬亦不甚留，僕已篝燈，先生猶戀戀，客慫恿曰：「以公才華，得雙魚妍慧，真不啻朝雲之與東坡，清娛之與司馬，今夕為天孫下嫁，良辰何可虛度？」先生遂開筵縱飲，醉不能歸，即與姬繾綣，曰：「生平從未宿青樓，今日為卿破戒也。」

明日姬設筵，窮極水陸，召諸名士飲。把酒曰：「婢子愚拙，幸不辱命。但婢子流落勾闌良非素願，未知公等能真發大慈悲否？」眾曰：「言猶在耳，敢忘卻耶？」即日出資脫姬籍。姬出，即欲嫁先生。眾審先生有蛇癖，意姬不知，待其入門怖而卻走，亦可博一笑。詎嫁後獨不畏，且伉儷甚篤。先生鐫印文曰：「一生知己是雙魚。」時當道修城，以千金浼先生書宴花樓、瞻岱門等字，皆大可徑丈。雙魚典釵為先生購大筆如椽，一童子荷而隨之。書成，即以此景畫小像懸龍光閣下。人有以捆仙索告，先生笑曰：「雙魚不捆富貴人，而捆我，是以我為仙也，非知己而何？」

懊儂氏曰：仙可捆乎？想當然耳！然而郎心難縛，惟憑一線之情，妾夢常牽，早繫三生之足。仙郎睹面，神交久矣，蓋仙人自捆，非敕勒家真能捆仙人也。嘗有宦者塵勞

憔悴，訪某高僧而稽首曰：「求大師解縛。」僧大聲曰：「誰縛汝？」慧業文人，自當猛省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